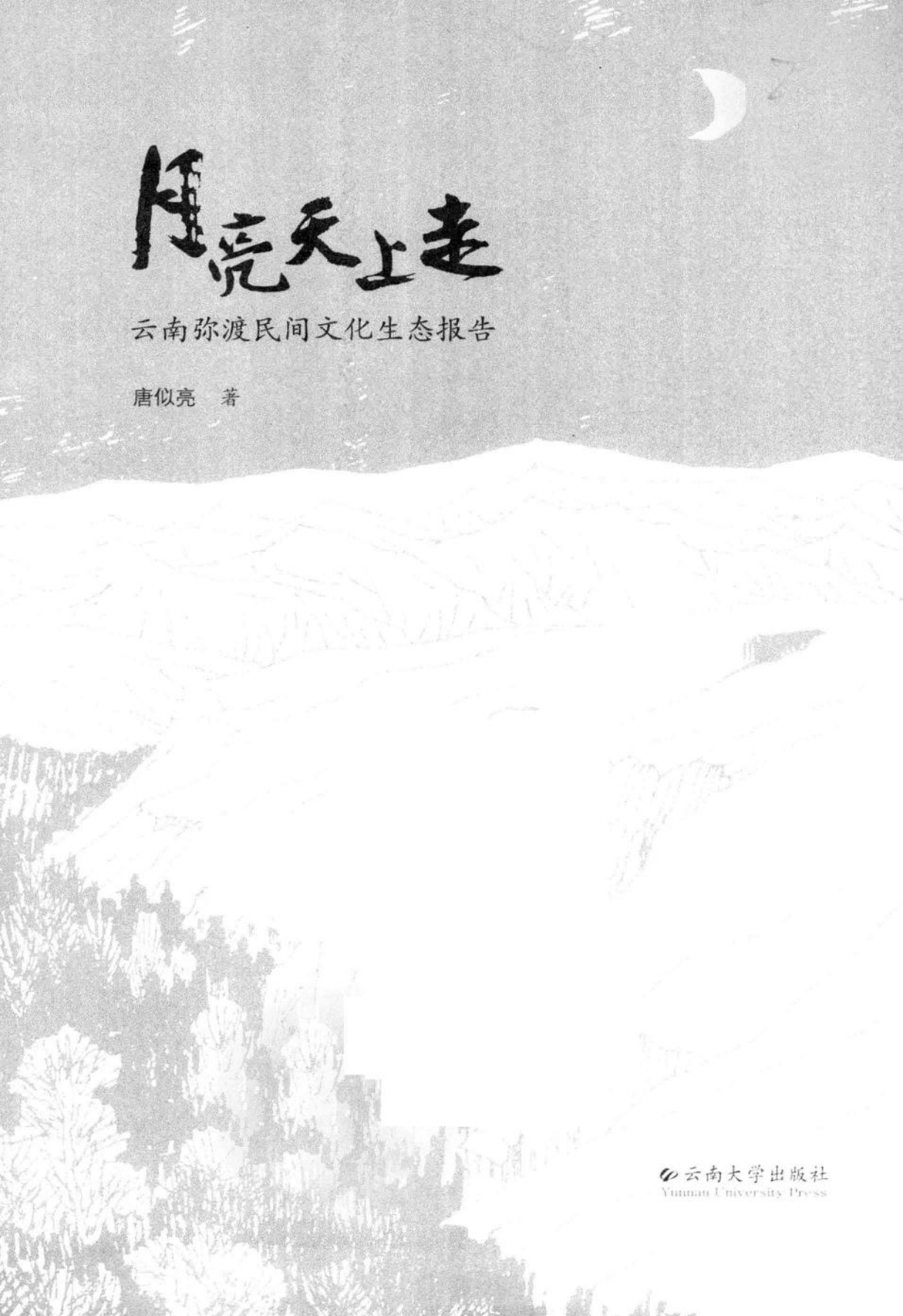


月亮天上走

云南弥渡民间文化生态报告

唐似亮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high-contrast illustration of a mountain range. The mountains are depicted with bold, expressive lines,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texture.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a simple crescent moon is visible against the dark sky.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tha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rendered in a modern, graphic style.

月亮天上走

云南弥渡民间文化生态报告

唐似亮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亮天上走：云南弥渡民间文化生态报告 / 唐似亮
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5482-1291-1

I. ①月… II. ①唐…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3739号

责任编辑：柴 伟

插图绘画：程 峰

刘建理

装帧设计：刘 雨



月亮天上走

云南弥渡民间文化生态报告

唐似亮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875

字 数：250千

版 次：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1291-1

定 价：35.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5033244 5031070

E-mail: market@ynup.com

序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尹欣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是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一句话。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浓缩了56个民族紧密团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有人类以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是国家、民族的精神之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虽然五千多年来朝代更替，人是物非，但文化的血脉却一直延续下来。我们今天享有和继承的文化遗产，就是前人创造的文化结晶。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还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因此，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任重道远。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和睦共处的边疆省份，各民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彝族的图腾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佤族的崖刻（画）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壮族的铜鼓文化等。这些文化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地域和文化的范畴，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云南

地方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多样性的特点和重要意义，越来越为国内、国际的专家、学者所重视，越来越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典范。研究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也已成为国际潮流，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相对而言，对迁入云南的汉族文化的研究略显薄弱，也一直缺少切入点和突破口。据史书记载，战国末期楚国庄蹻入滇，拉开了中原或江淮居民进入云南的帷幕。而云南多地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证明，早在春秋和战国初期，就有中原文化传入云南，比史书的记载早得多。自秦、汉至隋、唐，迁徙从未间断过。但真正的大规模迁徙则是从明朝开始。现在云南汉民族的祖先，很多就是那个时候来到云南的。不可否认，大规模的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促进了边疆的繁荣和民族团结，是云南千年稳定的基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云南的地方民族文化研究，在注重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同时忽视了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忽视了汉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研究，是一个遗憾。

大理州弥渡县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居民的地方，至今年刚好建县百年。弥渡特殊的地理位置，养育了特殊的地方文化。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家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地方文化集成的调查与编撰，大批文艺界人士前来弥渡采风，收集整理出了《弥渡山歌》、《绣荷包》、《十大姐》等民歌、花灯精品，使弥渡的文化档次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同时成就了许多著名的文艺家，如歌唱家黄虹，花灯艺术家袁留安等。尤其是根据弥渡民歌整理、创作的《小河淌水》，成为云南文化的形象代表，不仅让弥渡闻名遐迩，进而提高了云南的知名度。享誉云南的弥渡花灯，凝聚着中原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和云南民族文化的元素，与其他地方的花灯相比，更具有弥渡的地方

属性。这种中原文化和云南文化结合的文化形式，是我们当前建设民族文化强省中宝贵的资源。如今，地方文化的潜力和魅力，越来越受到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青睐。今年初，作家唐似亮深入弥渡体验生活，采访了众多的地方文化人士，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月亮天上走：云南弥渡民间文化生态报告》。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展现地方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反映地方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中的喜怒哀乐，透视地方文化人物的人生和命运，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书中既有严格的考据，又有翔实的实地调查；既有理性的分析，又有生动的故事，读来亲切感人，掩卷后令人深思。当今流行文化的根在哪里？在民间，在人民大众的记忆和血脉中，同样也体现在本书中出现和未出现的地方文化类型和人物身上。这些文化类型和人物，是我们今后创造和发展新文化的基础。其实在云南，不仅弥渡，有突出地方文化个性的县还不少，还需要有更多的人来进行类似的尝试和探索。

值本书出版之际，欣然命笔，以是文为序。

2012年8月31日

弥渡是一台戏，从古演到今。

——题记

目 录

序 / 001-003

序 曲 / 001-004

走过多少石板路 踩下多少马蹄窝

第一出 / 005-040

月亮出来亮汪汪 小河淌水清悠悠

第二出 / 041-086

野火烧山找旧路 青草发芽找旧根

第三出 / 087-156

不弹弦子不上路 不唱山歌不出门

第四出 / 157-216

跳死灯场不算死 不会玩灯枉一生

第五出 / 217-256

山高也有羊肠路 水深总有渡船人

余 音 / 257-261

大寒小寒随冬去 鸟语花香地不老

序曲



走过多少石板路 踩下多少马蹄窝

2008年8月24日晚8时，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

盛大的开幕式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闭幕式怎样才能吸引人的眼球，人们充满了期待和猜想。开幕式上，由有“月光女神”之称的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用她那天籁之音和中国男高音歌唱家刘欢共同演绎的主题歌已经风靡于世，闭幕式上的演唱如何与开幕式遥相呼应？

没有帷幕的帷幕拉开，舞台上出现七位身着五彩缤纷旗袍的女歌唱家，她们是张也、汤灿、张燕、陈思思、雷佳、王丽达、哈辉，7人像从云端下来的七仙女，衣袂飘飘，随即响起的《今夜月明》主题曲，像来自深山旷野的清泉，缓缓流过长满青苔的石头，向四周弥漫，一直蔓延到地球的边际，天上的月亮似乎也听到了，将银色的月光倾泻在漾漾清波上：

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
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月亮出来亮汪汪
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在深山
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
哥哥啊
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月亮出来亮汪汪 亮汪汪
月亮出来亮汪汪 亮汪汪
亮汪 亮汪 亮汪 亮汪……
月亮出来亮汪汪
一阵清风 吹上坡 吹上坡
哥啊 哥啊 哥啊
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
阿哥 月亮出来 月亮 月亮

这不是云南弥渡民歌《小河淌水》吗？

不错，是《小河淌水》。这可是奥运会的闭幕式啊！这可是向全世界直播的演出啊！云南弥渡民歌《小河淌水》在奥运会闭幕式上演唱，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件大事啊！

看到演出视频转播的云南人和热爱《小河淌水》的人，心中涌起一道道暖流，双眼悄然湿润了……《北京欢迎您》是迎宾辞，《远方的客人请您留下来》是诚挚的挽留，而云之南的《小河淌水》，则在去与留之间营造了月色朦胧般的别样情思，谁说不是热爱体育、热爱生活的人的缠绵倾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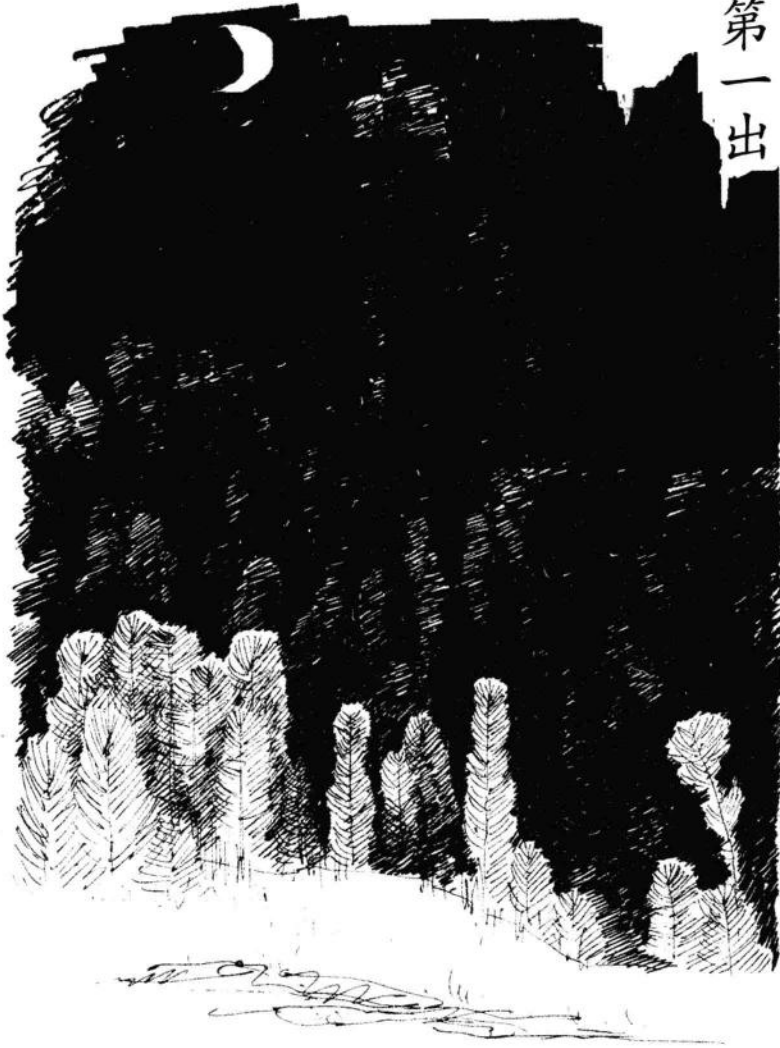
北京奥运会圆满落幕了，前来参加奥运会的人员相继离开北京，纷纷踏上回家的旅程。地处西南边陲的春城昆明火车站，也迎来了参加北京奥运会闭幕式演出的云南演职人员。30多个小时的颠簸，对演出前夕高度紧张的演职人员来说，实际上是30多个小时的休息。当他们走出车厢，走向欢迎他们载誉归来的人群，捧着送到胸前的鲜花，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光彩。

在简短的欢迎仪式上，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尹欣的一句话，说出了所有云南人的心里话：“虽然在本届奥运会上，云南运动员没有得到奖牌，但是我们云南的文化队伍，却拿到了一块最大的金牌。云南文化是此次奥运会演出的最大赢家！”

谁说不是呢？奥运会闭幕式上演唱了两首云南民歌，一首是由成龙、刘德华、容祖儿、莫文蔚等“大腕”领唱的彝族民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一首就是改编为《今夜月明》的弥渡民歌《小河淌水》。两首民歌登上奥运会闭幕式演出的“大雅之堂”，云南文化当然是“大满贯”。

云南弥渡的《小河淌水》，再一次蜚声海内外。

第一出



月亮出来亮汪汪 小河淌水清悠悠



2007年7月17日晚6时58分，86岁高龄的海派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走完了他的一生。

7月22日上午，程十发先生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程先生的好友、亲朋及弟子、晚辈及各界人士到殡仪馆为程老先生送行。走进吊唁大厅，人们没有听到惯常的哀乐，取而代之的是一曲亮丽婉转而舒缓的民歌曲调。稍微有一点音乐细胞和音乐常识的人听得出来，这个曲调是云南民歌《小河淌水》。

一代大师的永别，由一曲云南民歌相送，这太出人意外了！也太有“创意”了！是亲友的建议还是大师的遗愿？

《今日早报》特约记者施阳这样写道：

在无数的花篮簇拥中，遗像里的程老微笑着。没有悲伤，因为小桥之下，河水依然流动。

程老先生为何要用《小河淌水》为自己送行？程老先生又是如何与《小河淌水》结缘的？

显然这是大师的遗愿。记者继续写道：

对于飘荡在追悼会上的《小河淌水》，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车鹏飞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经常在程老家里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程老最喜欢的，上世纪50年代从云南写生回沪后，他就对此念念不忘，后来诞生了名画《小河淌水》。

“程老晚年去不了云南，他就在这魂牵梦萦的曲子里，捕捉绘画的灵感。”车鹏飞说。

上海书画出版社副总编辑汤哲明告诉记者，程老有深厚的云南情节（结），云南题材的画作也是他的一绝，尤其是那幅《小河淌水》。

前来送行的人很多，记者还在众多的人群里，敏锐地看到一个来自云南的

人。记者写道：

专程赶来送行的云南佤族姑娘布饶依灵，站在程老的遗像前，眼泪默默地流着，她的耳边响起了《小河淌水》，多么熟悉啊，那是她家乡的歌曲，程老原来也爱听。

她的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本画册，里面有一张照片——身材高大的程老弯着腰，和蔼地笑着，在听当时只有11岁的布饶依灵讲解她的画。布饶依灵难忘15年前的那次上海之行，她来上海办画展，得到了程老无微不至的帮助，程老还为她的画册写了序。“我问程爷爷为什么这么帮我，他说‘因为我爱你的家乡。’”说到这里，布饶依灵早已泣不成声。

程十发先生1921年4月10日出生于上海市松江县城外岳庙镇莫家巷，原名程潼。1939年，老师李健为他取字“十发”，源于“一程十发”的典故。在古汉语中，程是度量词，十发为一程，十程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寸”的千分之一为“发”。老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不言而喻。后来，字成了先生的大名，真正的大名却鲜为人知。

1941年，程先生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毕业，开始了艰辛的学艺求生之路，其间的甘苦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1957年的春天，是程先生人生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春天，文化部组织美术工作团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写生，程先生有幸参加了这一活动。

熟悉程先生生平和创作的记者、文艺评论家林明杰先生，多次撰文介绍这一经过：

“蝴蝶泉”畔觅模特 景颇写生怦然心动

“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在程十发住院期间，这首幽婉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几乎天天都会在他的病房里响起。每当这时，躺在病床上的十发先生脸上会露出孩子般兴奋的神情，静静地听着。有时也跟着唱片哼上几句。有一次，家人问他是否再唱一遍。他说：“不好多唱，多唱心里会难过的。”

云南是他艺术蜕变的“蝴蝶泉”。1957年春，他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写生。云南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姑娘、每一个小伙，都让他怦然心动。程十发曾回忆：“在一次晚会上，一个端庄秀丽的芒市小学的女学生进入我的眼帘，她的形象正符合我《召树屯》连环画中孔雀公主的模样，我就请她当模特儿……”数十年后，这个当年的女学生还曾来上海探望过十发先生。

艺术突破影响画坛 率真性格笔墨灵感

他以《小河淌水》为名创作的一幅画成为他的代表作。在云南的天地里，他找到了自由表达自己真性情和真笔墨的灵感。找到这个突破口后的程十发，艺术顿开新貌，影响中国画坛至今。

晚年的程十发对云南魂牵梦萦，但他已无力再去那个美丽神奇的地方了。听和哼唱《小河淌水》成了他唯一的慰藉。有一次记者亲眼见他听《小河淌水》时泪盈双眼。他喃喃地说：“我想去云南做和尚。”问他为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老了。”

程十发对云南付出了他毕生的爱和艺术激情，数十年不断地画云南。云南也牵挂程十发。前年，云南省委宣传部授予他“对云南有杰出贡献的文艺家”称号，并出版了画册《程十发画云南》。

云南梦牵魂绕程先生的一生，云南民歌《小河淌水》伴随着程先生走完了生命的历程。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万千风情成就了程先生高深的美术造诣，但斯人已逝，他人所有的回忆都没能回答出这个问题：

程先生是如何与《小河淌水》结缘的？也就是说，程先生是在什么时间（1957年春天的何月何日何时）、什么地点，第一次听到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的？又是什么人唱的这首歌？程先生当时听了这首歌，是怦然心动还是激动得不能自己？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永远的谜，但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想，让时光回溯到1957年的春天。春天的云贵高原上山花烂漫，天低云素。那时云南的交通条件极为有限，乘飞机的可能性不大，乘火车，到达广西金城江，要么先出国到越南河内，再转乘滇越铁路的小火车前往昆明，要么转乘汽车穿过贵州，到云南沾益，再转乘小火车至昆明。无论走哪条路，都非常非常遥远。

程先生一行终于抵达昆明，可目的地仍然很远。在昆明稍事休整一下，这支来自全国各地，由美术界人士组成的队伍又踏上了西行之路。

出昆明走滇西，长路迢迢不可期。修建于抗日战争的滇缅公路，出了昆明就在横断山脉中蜿蜒盘旋，忽而翻山越岭，忽而跨江过河，坡大坡陡弯大，汽车在公路上行走，就像一只蜗牛在爬行。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汽车快。在高山深谷中行驶的汽车，可能还有一怪，即没有行走在驿道上的马匹快。第一天紧走慢赶，最多只能到达楚雄，也许这一天是两头黑。匆匆歇上一夜，第二天一早忙忙赶路。

出了楚雄，道路稍稍平缓了些。过了南华，便进入大理的祥云。祥云是滇西最大的平坝，由于缺水，冬春旱象严重。行走至祥云坝子边缘的清华洞，公路开始下坡，一个稍次于祥云坝子的平坝出现在前下方，一座陡壁样的大山突兀起来，三面包围着坝子，像给坝子竖起一道铜墙铁壁。看路边的庄稼，可以看出这个坝子的气候比之前走过的地方好多了，春天的庄稼灵秀、清纯，处处透露着丰饶。没有到过滇西的人狐疑起来，前边三面是高山，这公路是上天还是入地？忍不住问驾驶员。驾驶员一抬手，指指西边最高的山，说：“翻越九鼎山。”

九鼎山似乎高不可攀，山顶上云雾缭绕，汽车怎么翻越如此陡峭的高山呢？

狐疑归狐疑，想必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汽车行驶到九鼎山脚下一个叫海坝庄的地方停下来。如果天色还早，司机就会招呼旅客，抓紧时间吃饱喝足，然后开始爬山。如果天色已晚，司机就会说：“今天不走了，住一晚，明天再走。”这样一来，海坝庄成为过往驾乘人员必定休憩的场所，有多家饭店、旅社，据说还有公私合营的饭店，再加上又是西去大理，南去临沧的交叉路口，车多人多，有一种那个时代少见的繁华。

程十发先生一行当然在海坝庄停留下来。也许刚下了车，也许在饭店里坐了下来，春天的气息从不远处的田野里带来一阵清亮的歌声，旅途劳顿的程十发先生一下怔住了：

这是什么人唱的？怎么这样清澈？这是一首什么歌？怎么这样亲切？

临摹过很多古代中国画的程先生觉得，这不是一首歌，是一首意境深远的诗，是一幅含蓄隽永的画。当地浓厚的方言口音，程十发先生听得似懂非懂，不过在他的思维中，已经连绵为一望无垠的如黛的青山（这些天来经过的不都是这